



戈羅維畧夫老爺們 下

錫且特林著 陳原譯

生活·讀書·新知三聯書店出版

戈羅維略夫老爺們

(附譯本‘地主之家’的修訂本)

(下冊)

薩爾蒂科夫-謝爾蓋耶夫著

米茲金夫斯基插圖

譯

譯

生活·讀書·新知

三聯書店

目次

代序 論薩爾蒂柯夫·錫且特林	蘇聯 I·薩茨	
一 家族的裁判		一
二 好親屬		一二
三 家族的清算		二二
四 甥女		三〇
五 同居的樂趣		四〇
六 絕後		四六
七 結局		五三
譯者後記		六〇

四 甥女

猶獨式加到底沒有給錢給彼盾加，雖然作爲一個好的父親，當他離開的時候，把一些燒雞，牛肉和蛋糕塞進他的馬車。並且，儘管刮着風霜，他依舊走到門前的台階，看看他的兒子離開，問他是否舒服，問他的腿是否已經好好的紮好，回到屋子裏的時候，對着窗劃了好幾次十字，對着載彼盾加去了的馬車遙送他的祝福。總之是，他合適的地實行了一個父親所應該做的一切禮儀。

「唉唉，彼盾加，」他說，「你是個很壞的頑皮兒子呀！想想看你怎麼把自己混入這樣的糊塗裏呢……唉唉唉！你可能無憂無慮的過活，平平靜靜的和你的爸爸和老祖母在一起，別人會這樣想的——可是並不！這還不夠好麼！」我自己有自己的打算，我可以隨我意思做事的！」這就是你自己的好打算底結果啦！可怕呀！」

可是，他說着的時候，他的木頭似的面孔，沒有一根筋肉是動過一動的，他的聲音也沒有一個字可以向這蕩子貢獻什麼意見的。自然也沒有人聽見他的話，因為屋子裏唯一的人就是婀娜娜。彼得羅芙娜，她，受過了她剛纔所經驗的打擊，好像一下子失掉了她的一切活力，只是打開了她的嘴巴坐在茶炊的旁邊，什麼也聽不到，什麼也看不見。

生活是像先前一樣的繼續着，充滿了閒談與無窮無盡的話語……

和彼得羅芙娜的希望正好相反，普爾輝萊·烏拉第米里支很是安然地忍受了他的母親的咀咒，絕對沒有離開過剛才所決定的物事一根頭髮的寬度，這決定，是他心裏經常準備好了的。他面孔雖也稍為有點發青，急急跑到母親跟前，嚷着，『媽媽！親愛的！你說什麼呀！你安靜點，親愛的！只要上帝願望，一切都會好的。』

但這幾句話，與其說是表示他自己的心焦，還不如說是表示他母親的心焦。婀娜娜·彼得羅芙娜的發作是這樣的突然，以致於猶獨式加甚至不會想起要裝做嚇死

了的樣子。就在上一天，媽媽對他還是好端端的，和葉美柏拉克西雅說笑話，捉呆子——因此，這顯然是一時的變幻，並沒有「真實」的和有意的成份。他當然非常害怕他母親的咀咒，可是他心目中卻是完全不同的一回事。他的空想爲自己繪下了它整個的 *Mis-en-Scene* ●：神像，點着了的蠟燭，媽媽站在屋子當中，一個暗黑，恐怖的面孔……詛咒着他！然後是打雷，蠟燭熄了，穹空裂成兩部份，黑暗遮蓋了大地，耶和華的狂怒的臉孔在天上的雲間底閃電裏出現了。可是因爲剛才發生的並沒有一點兒是屬於這一類的，那該只是媽媽個人的怪想，突如其來的空想——如此而已。而『老實』說她也並沒有咀咒他的環境，因爲最近他們之間引起吵嘴的一點藉口也沒有，自從他懷疑那輛馬車是不是真的屬於她的以來（猶獨式加對自己承認，那時候他是罪有應得，而且值得咀咒的）有過多少的物事呢！婀娜娜·彼得羅

● 法國話：原指舞台佈景服裝等一切而說；這裏等於「場景」的意思。——譯者

芙娜卻退讓了，猶獨式加呢也只有想着親愛的好媽媽的安適。

『老婦人變得很弱了，很弱了！她有時連自己也忘記了的！』他重又對自己保證。『那可愛的東西坐下來玩「呆子」——一會兒呢，她又已經打瞌睡了！』

只能說，他對於芙娜·彼得羅芙娜的健康很是關心。他還沒有準備忘掉她；他還沒有仔細的考慮過，也不會做過必要的計算：媽媽離開杜布羅維諾的時候有多少存款，到現在會有多少利息，她大約用了多少，又存了若干。一句話，他還沒有弄清楚一大串的瑣屑事情，這常常使他感到很是不利的。

『她的身體還好！』他安慰他自己。『可是她斷不會花光她的錢才那個的；她怎麼可以呢！她分家的時候，她還有很大的一筆存款。她可能把一部份轉入孤兒們的賬去——可是不會的，她不會給她們很多的！她一定有錢的！』

但因爲這些沉思還沒有嚴重的表現，所以在他的心裏還不會留下永久的痕跡。他每天有好多瑣事去做，以至於如果不是必要的話，決不想增加他的負擔的。普爾

輝萊·烏拉第米里支老是把事情攔開，只有在咀咒的這一次突然其來的插曲之後，他纔以爲是要開首了。

但災禍來得比他所想的還要快。彼盾加離開的第二天，炯蓮娜·彼得羅芙娜回到波哥勒爾加以後，就再也不來戈羅維略伏了。她整個月頭是在完全的孤獨中過去的；關在屋子裏，幾乎和她的用人們一句話也不交談，早上起了身之後，她就坐下來，習慣地，靠近她的寫字桌，也是習慣地，開始玩紙牌，還沒有玩完一場，就完全靜靜的坐着，她的眼睛盯着窗口。人類心胸的內在的祕密底最優秀的解釋者，也不能夠發現她想的是什麼，或者她究竟是不是在想什麼。好像她要回憶什麼——比如說，回憶她是怎地來到這地方，在這四道牆壁之內——卻又想不出似的。爲她的沉默嚇驚了的亞菲苗式加偷進了屋子，整理了一下她用來支持着的枕頭，試試和她談話，可是得回來的只是單音節的不耐煩的答話。普爾輝萊·烏拉第米里支會到波哥勒爾加來過兩三次；他邀請媽媽到戈羅維略伏去，用了醃香齒，美味的鯉

魚，以及他所有的別的享用來燃熾她的幻像，可是她對於他的一切提議，只是謎樣的笑了笑。

有一天早上，她要像平時一樣的起身，可是起不起來，她並沒有意識到任何痛苦，並沒有什麼不妥當，祇是起不了身來。她一點也不被這種遭遇所紛擾，好像這就是其間最尋常的物事一般。只是在前一天，她還可以靠着桌子坐下來，還可以走路——而現在她躺在床上『生病』了。她在床上感到更舒服。可是亞菲苗式加駱倒了，沒有對她的女主人說一聲，就打發了人去找普爾輝萊·烏拉第米里支。

猶獨式加第二天一早就到了。婀娜娜·彼得羅芙娜是相當的惡化了。他仔細地詢問僕人們，媽媽吃了些什麼，是不是吃得太多了，可是回答說：婀娜娜·彼得羅芙娜，在過去一個月裏東西吃得很少，而在昨天起就簡直不要吃了。猶獨式加適當的悲哀了一下，在去看看媽媽之前，先在女僕室裏的火爐邊暖了暖自己，這是一個好兒子的模樣呵，不要把冷空氣送進病人的房間。同時他立即開始了種種的佈置：

他對於死亡是有着極其不可思議的敏感的。他問了牧師是否在家，以便在緊急的場合下馬上要人把他叫來，打聽了媽媽的文件箱放在那裏，是不是加了鎖，所有一切都滿意了之後，纔把廚子叫來，吩咐了弄午餐。

『我不要吃得太多！』他說。『你還有一隻鷄鴨之類麼？給我一個小鷄湯吧！也許有什麼鹹肉——那就隨便弄一塊給我。還有一小片燒牛肉或者什麼——這就很夠了！』

姻蓮娜·彼得羅芙娜仰天臥着，張開了嘴巴，沉重的呼吸着。她的眼睛張得開開；一條手臂從兔皮氈子下面伸了出來。她顯然已經聽到他的兒子到來的聲音了，也許她竟聽見他發命令的聲音。窗幔都落了下來，所以屋子是在半黑暗的狀態裏。兩盞神燈的燈蕊已經燒完了，可以聽見它們到達水面時克勒克勒的響着。空氣很壞，暖房子用的爐子，點燈的油氣，以及病房的氣味，使這地方難以忍受的窒息。普爾輝萊·烏拉第米里支穿了皮靴，像一條蝸子似的溜到他的母親的床前；他的高

高的瘦瘦的體格，神祕的在微弱的燈光里移動着。婀蓮娜·彼得羅芙娜帶着恐怖或者帶着驚訝瞧着他，於是縮成一團，鑽到氈子裏去了。

『是我，媽媽，』他說。『唉，你今天簡直很不舒服了！唉唉唉！難怪我昨天夜裏老是睡不着。我很不安呢，自己想，我該去看看波哥勒爾加的朋友們怎麼樣啦！我今天早上爬起來，就馬上吩咐備了一輛兩隻馬的車子——就到了這裏！』

普爾輝萊·烏拉第米里支親暱的在說着，可是婀蓮娜·彼得羅芙娜沒有回答，好像在氈子裏越發縮成一團了。

『上帝保佑你快點復原，媽媽！』猶獨式加繼續着。『惟一的事情是不要害怕，爬起身來，在屋子裏面急急的走一轉！像這樣子！』

普爾輝萊·烏拉第米里支從他的椅子站了起來，做給她看究竟什麼叫做急急的走一轉。

『等一等，讓我掛起窗幔，瞧一瞧你呀！唔，你的面色好極了，親愛的！你只須鼓舞起來，祈禱一下，振作起來——你就簡直可以去跳舞去的，這裏，我給你帶來了一點聖水——喝一點呀！』

普爾輝萊·烏拉第米里支從他的口袋裏掏出一個瓶子。在桌子上找到了一個玻璃酒杯，瀉出了一點水，就給病人遞過去。婀蓮娜·彼得羅芙娜竭力要抬起她的頭，可是抬不起來。

『叫那兩個女孩子來……』她呻吟着。

『什麼，你叫那兩個女孩子！媽媽，媽媽！你怎麼一下子胆怯起來呢？你有一點兒不舒服，也不要失掉你的勇氣呀！我們都會做得妥當的，我們會寫封信給她們，一切都會在適當的時候做的！不要忙，你知道：我們前面還有好幾年呢！而且也是極好過的年頭呢！夏天到了的時候，我們一同到樹林裏去檢香菌，檢醬果，和野梅呀！或者我們坐車到杜布羅維諾去捉鯉魚去：我們駕了那頭老斑馬，坐在長長

的德羅式基●裏，舒舒服服的玩去！」

『叫那兩個女孩子來……』炯蓮娜·彼得羅芙娜怪可憐地再說一遍。

『她們馬上就來的……。不要着急，我們誰都叫來的，我們都在這裏。我們將要圍在你身邊——你是母雞，我們是小雞……咯咯咯！如果你乖乖，你要什麼都有的是。可是乖乖不生病呢！這你是很頑皮的了……唉唉唉！你要給我們做個模樣，這就是你要做的事情呀！這是不好玩的，親愛的！絕對不好玩！』

可是儘管普爾輝萊·烏拉第米里支拚命的用他的說笑來振作親愛的好媽媽的精神，她也一個鐘頭一個鐘頭的弱起來了。他們到鎮裏請了個醫生，當那病人好像很悲哀，老是要叫那些女孩子的時候，猶獨式加寫了封信給安賓加和盧賓加，把她們的行為和他自己的比較了一番，把他自己叫做『基督徒』，她們——『忘恩負義

的』。醫生夜裏趕到，但已經太遲了。婀蓮娜·彼得羅芙娜像俗語說的，一天工夫就合攏了。大約在早上四點鐘的時候，開始了最後的喘氣，六點鐘普爾輝萊·烏拉第米里支跪在他母親的床前哭着：

『媽媽！親愛的！祝福我！』

可是婀蓮娜·彼得羅芙娜聽不見。她的張得大大的眼睛黯然地注視着空間，好像她竭力想了解而又不能夠了解似的。

猶獨式加也不懂得。他不懂得在他的眼前打開着的墓穴，帶去了他在人類的世界上最後的一環，這是最後一個他能夠和她分享着，填充着他的泥土的生物，他不懂得從此以後，找不到出路的泥土，會聚集起來，一直到它使他停止了呼吸的最後。

由於他平日喜歡無事忙，她自己就忙於喪禮的無數的小事。他舉行了安魂祭，吩咐安魂彌撒要做四十天，和牧師談話，從這間屋子走到那間，然後輕輕走進那婦

人遺體所停放的餐室，劃了個十字，眼睛仰望着天空，或者半夜起身，一點聲音也沒有走到門前，傾聽單調的誦經。他愉快地吃驚於做過這一切之後，一點也沒有叫他額外消費，因為婀蓮娜·彼得羅芙娜在生前已經撥出一筆專門的款項準備做她的喪事，並且非常詳盡地指出要用多少錢，怎樣用法。

葬了他的母親之後，普爾輝萊·烏拉第米里支立刻開始把她的財產整理。尋出了她的文件之後，他發見至少有十張不同的遺囑（其中一張把他叫做『不孝的』），可是這都是在婀蓮娜·彼得羅芙娜還是很紅的主婦時代所寫的，並且全沒有經過正式的法定手續。猶獨式加非常喜歡的是，他無需硬說他自己是他的母親的遺產唯一的合法承繼人。包括一萬五千盧布以及一些資產，這包含那衆所週知的曾經一度在母子之間引起過爭端的馬車。婀蓮娜·彼得羅芙娜把她的賬目和那兩個女孩子的賬目分開，因此這份遺產可以一眼就看見那些屬於她，那些屬於她們了。猶獨式加證明他是承繼人，密封了關於孤兒倆的莊園的文件，然後把他的母親的很少

的衣裳分給了僕人。他把清單上炯蓮娜·彼得羅芙娜放在自己項下的一輛馬車和兩條牛送回戈羅維略伏，做完了最後一次安魂祭之後，就回去了。

『等主人回來，』他對齊集在前門送行的僕人說。『如果她們回來的話——歡迎她們；如果她們不回來，那是她們自己的事情了。我，在我這一方面，已經盡了我的份內所能做的；我已經把她們的賬目整理清楚，什麼也沒隱藏，也沒有遺漏——我所做的一切都是當着大家面前做的。我的母親的存款照法律是屬於我的；我送回戈羅維略伏的一輛馬車和兩條牛，照法理也是我的。也許我還有什麼留在這裏的，可是我不在乎了；上帝告訴我們要對孤兒布施。失掉母親，在我是很遺憾的，她是一個仁慈的，有頭有腦的老閨秀呵！在這裏她會想及你們，她的僕人們，並且把她的衣裳留給你們。唉唉，媽媽，媽媽呀！你怎麼——親愛的——要離開我們呀！可是因為這該是上帝所喜歡的，我們就必須服從他的聖命。只要你的靈魂安息，我們有什麼關係呢！』

第一個墓穴之後，很快就來了第二個。普爾輝萊·烏拉第米里支對於他的兒子的命運真正有什麼情感，這是很不容易說的。他沒有接到任何人的一封信或一張便條，因此關於彼盾加的事件，他什麼也不知道，而且究竟他想知道也還是一個疑問。一般地說，他是這樣的一個男人：他的主要的關心是避免麻煩，而且他深深的落到最卑劣的屬於自衛的關心底陷穽裏，以至於他的存在並無留下任何的痕跡。世界上有着好多這樣的人的；他們都過着孤立的生活，不曉得怎樣使自己去和任何的同事聯起來，並且也不想這樣做；他們只是一天一天的活下去，終於像雨點落在水上似的消失了。他們沒有朋友，因為友誼包含着共同的利益；他們和業務上的同事毫無關係，因為他們的靈魂，甚至對於官僚的官樣文章底奄奄一息的世界，也還是過於死氣沉沉了。普爾輝萊·烏拉第米里支曾經在一個機關裏混了那麼三十個年頭，一朝引退，誰也沒有注意到這一回事。

因此關於他的兒子的命運，他是知道得最後的一個人，其時這消息早已在他的